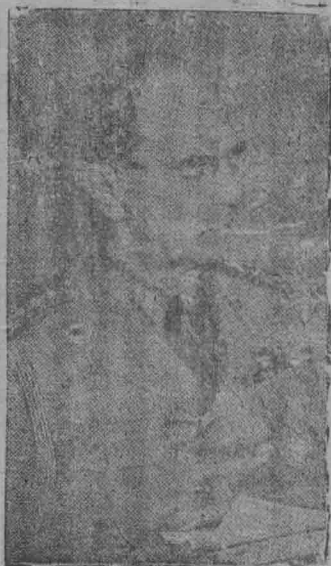




李 海 將 軍

美國參謀總長

李海將軍



在所謂綏靖時期內，美國前駐法大使李海對維琪外交的成就，是任何人所不及的。李海原來對於大使這個職務沒有多少經驗，也沒有什麼興趣，但是他以鎖定的實事求是的行動，完成了比別人更大的成就。現在我們對法國法西斯蒂的和諧局面已告終止，而在羅斯福總統和那些指揮非洲「小第二戰場」軍事行動的人們之間，佔着關鍵地位的就是李海。

兩年前，羅斯福總統派遣這位海軍大將往法國去的時候，羅斯福給了他一個簡單而明顯的任務——形式簡單，但作起來是使人頭痛的。那個任務就是和貝當作朋友，和他接近，盡可能地時常見他，通過貝當以保證美國政府和維琪可能的長期外交關係。他是怎樣成功的，做過外交工作的人們現在都很知道。

李海知道自己是潘興將軍的替身。因為外交環境不使他發生興趣，所以他對於大使職務既不尋求，也不渴望。潘興顯然是個適當的人選，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和貝當是武裝同志，又是好朋友。但是他的醫生說這個大使工作對於一個八十歲的老人過於繁重了，於是六十五歲的比較青年的李海，便代他而被派到維琪去了。

李海與貝當原無一面之緣，但是不久他們便成了很好的朋友，而且直到現在，李海還相信貝當是衷心渴望納粹潰敗。因為李海的剛直，以及一種樸實的，水兵式的性格，所以貝當很喜歡和他來往。他們見過許多次面，而且由於他們個人的感情和陸與貝當在維琪政府中的聲望，美國政府能繼續從法國殖民帝國的各地得到詳盡的報告，從而決定如何進佔法屬非洲。

李海實在成功了，軸心宣傳家時常攻擊他，甚至說他統治着這位法國老元帥（指貝當）。不管這話正確與否，總之在他任大使的一年半期間，我們的領事和軍事代表佈滿了法屬非洲，用船載運食物和供應品並在那裏由我們自己的人去分散，於是和非洲的法國不滿份子建立起最寶貴的關係。倘若我們沒有李海在維琪，這種準備工作絕對不能辦，進兵北非以前的克拉克將軍，對於北非形勢的驚人的觀察也無法進行。

羅斯福總統在最艱險的時期，把李海放到這樣困難的一個地點，而且絕對信任他。那麼他究竟有什麼特色呢？他不是個文質彬彬的外交家，知是個幹練的海軍軍人，他有爽直的個性，長時間的海軍經驗把他執行任務的敏感磨練到保險刀片那樣銳利。第一次大戰時李海便得到羅斯福的崇敬，那時羅斯福任海軍次長，李海是個年青的大尉。那時的友情和相互的敬慕繼續存在了二十多年；直到李海退休以後，羅斯福還從他的腦海卡片目錄中檢出他的老朋友，委他為波多里柯總督。

李海對於波多里柯的政情一點也不知道，而且除去同他的孫子孫女嬉戲以度晚年而外，沒有別的要求。但是他把羅斯福總統的任命當作軍令一樣接受下來。現在波多里柯人給他立了一個紀念碑來表示懷念他們最好的總督。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廿三日他被調往維琪。

李海自己認為他在波多里柯總督任內的政績是他一生最得意的成就。這從別的總督所遭遇的困難來看，他說的很有道理。

李海於一八七五年生於伊鄂瓦州，他先入威斯康辛學校，一八九七年在海軍學院畢業。

真也奇怪，他本想到西點軍校當個陸軍軍官的，但是得不到一個空額。所以後來有了一個到安那波里斯去的機會，他就決定去那裏了（他父親是南北戰爭中的一個陸軍大尉，他原是想繼乃父遺志的。）結果他當了一個海軍少尉，被派到奧萊剛艦上服務，並且參加了具有歷史意義的聖地牙哥戰役。他時常把奧萊剛艦長柯拉克大尉視為偉大的海軍英雄。

李海在安那波里斯軍校時，與海軍大將顏露爾同班，他也是伊鄂瓦州人。李海和他是很好的朋友，而且很敬佩他。一九三七年他作亞洲艦隊司令時，李海是海軍作戰部長。李海的職務並未影響他們的友情；但是據說顏露爾多少有點受屈，因為李海沒有讓他作美國聯合艦隊總司令。可是現在誰還記起那時候美國聯合艦隊總司令的名字呢？倘若顏露爾沒有在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這幾個動盪的年頭裏指揮遠東艦隊，現在誰還想起顏露爾的名字呢？

李海是個率直，豁達，誠懇的人。他不拘泥形式，對於小節不大注意，但是對於重要職務，却非常認真。

去年六月李海從法國帶着他的愛妻的遺骸回國，他的妻是他最親近的伴侶，是他一切事業的鼓勵者。她是在李海接到召還「諮詢」命令之後四天在維琪病故的。

他悲傷到極點。看見他回到紐約的人都大為驚異。他彷彿在二年之內老了二十年的樣子。他低着頭走，他的腳顯得十分沉重。他說：「我失掉了鼓勵。」

今天，他的青春又返回來了。羅斯福總統委他作參謀總長，這是需要他鼓起一切餘勇來做的艱鉅工作。他的辦公桌上總是堆積着很多的文件，他狂熱地處理着。

他現在是羅斯福總統和海陸軍官長之間的直接聯繫。他親自審核馬歇爾大將或金氏海軍大將向羅斯福總統提出的意見和備忘錄，羅斯福總統很倚重他的判斷。

羅斯福總統開始第二屆總統職務的時候，李海被提升到海軍最高的地位，在退休時，又被委為任務艱鉅的波多里柯的總督，羅斯福總統感覺他對李海的認識是正確的；所以今天在美國政府裏李海是羅斯福總統最喜歡最信任的人了。

李海的辦公時間每天從早晨九點到晚上六點。他的辦公室在白宮裏面，可以隨時和羅斯福見面。他們的會見時間不一定，完全看有無必要——也許一天會見幾次，也許一星期一次。

李海每天離開白宮後便回到佛羅里達路他的舊紅磚住宅，他當海軍作戰部長任內便住在那裏。房子裏有他從許多海軍根據地搜集來的陳設和古玩，他有個滿陳書報的臥室，他喜歡夜裏在那裏分析各項報告。

李海在參謀總長聯合辦公廳內也有一個辦公室，他經常每星期和英美高級軍官會面兩次，此外與金氏和馬歇爾常有不定期會議，有時三人在一起，有時個別會面。

在這個會議裏，李海是羅斯福總統的唯一代表，他只沒有執行權。但關於戰略，單獨行動，或聯合行動的各種事項，他是羅斯福總統的天字第一號的顧問。

在這非常的情況之下，李海所以能够有偉大的成就，在於他和陸軍參謀總長及海軍作戰部長相處無間。李海是這樣一種人——他喜歡在羅斯福總統面前表露他們，而不顯示自己。他們也知道李海除去勤勤懇懇克盡厥職而外，沒有絲毫個人的野心。

李海在太平洋戰爭中，曾擔任過許多重要的職務，如：太平洋艦隊司令、海軍作戰部長、海軍參謀總長等。他是一個非常勤奮的人，他總是把大量的時間花在研究海軍的未來發展上。他相信，海軍在未來的戰爭中將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因此他致力於提高海軍的戰鬥力和技術水平。

李海在戰爭期間，曾多次被派往太平洋前線，他在那裡親身經歷了許多艱辛和挑戰。他總是把士兵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總是盡力為他們提供最好的保護和支援。他相信，只有當士兵感到安全和受到尊重時，他們才能發揮出最大的戰鬥力。

李海在戰爭結束後，繼續為海軍的發展貢獻他的智慧和力量。他擔任了許多重要的職務，如：海軍參謀總長、海軍部長等。他始終保持着勤勤懇懇、克盡厥職的精神，他始終把海軍的發展和國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的貢獻得到了人們的廣泛認可和尊重。

一個小鏡頭

在美國的海軍中，關於金氏有兩種不同的意見。其一，他是一位好漢，一位偉大的海員。其二，他是一位不值錢的水手。他的同事覺得兩種見解都有些道理，他們一致承認，他給予敵人的不快，至少和他使討厭他的人們感到的不快一樣。假定這種估計不會存在，他也不會成爲大西洋艦隊司令了。

「說起脾氣來，可千萬別同那個爆炸彈開玩笑！」這是一九〇一年金氏在海軍學院畢業時，校刊「幸福袋」上關於他的記載。這一種壞的脾氣阻止了他海軍的前程，造成了許多敵人，傷殘了許多愛護他的友人的心。在國會議員的面前，他常常發出語無倫次的怒言。而這種事情，不論在國會或是在海軍司令部方面，對於他自己是有害而無益的。

但是在某種場合上，他也能夠溫文儒雅。據海軍界人說，這位六十三歲有蛋殼一般頑的金大將，夜裏跳起舞來比一位年青的少尉還耐久，第二天白天比他的工作還有勁。

他的心境，永遠不會寧靜，一到海上他就得其所哉了。因爲在上次世界大戰中擔任幕僚，卓著勳績，他曾榮膺海軍十字章。一九二五年，USS潛艇沉沒後，死亡三十三人，他督率人員打撈起來，因此又獲得光榮服務勳章。當一九二七年USS潛艇帶着四十個人員淹沒以後，他又奉

命擔任打撈工作，於是在光榮勳章之外，又獲得金星寶章了。

充任了五年艦長之後，在四十九歲上他纔取得海軍飛行員的資格，後來迭任空軍指揮職務，一九四一年，他纔擔任大西洋巡邏艦隊總司令職，認真說來，他在陸上工作並沒有他在兵艦上那樣勝任愉快，最初他留任海事局的副局長，在著名的莫菲特上將不幸遇難之後，他便擢升為正局長。

一九四二年二月美國海軍部組成三個艦隊，金氏擔任大西洋艦隊總司令，當時的太平洋艦隊總司令是季墨爾，亞洲艦隊總司令是哈特。

他的新職務

在日本炸彈落在睡眠着的珍珠港時，金氏正在海軍的第二個海洋中指揮着艦隊。在十二月中旬，當他應召前往華盛頓擔任全美聯合艦隊總司令的時候，史塔克正任海軍作戰部部長。「烏蓬」和「亞利左那」兩隻主力艦已在歐胡港慘遭炸沉，比它們命運稍好一些的船隻，正在準備逃走修理，被轟炸了的飛機殘骸，還醜惡地堆在陸軍機場上面。日本鬼子向着馬尼拉加緊包圍，削弱了美國陸軍在菲律賓最後的空軍實力；麥克阿瑟堅守着柯里灣多爾和巴丹半島；哈特的巡洋艦驅逐艦「艦隊」正在向荷印作光榮而徒然的遠征。關島失陷了；威克島僅有少數光榮的日子。日本鬼子到了馬來亞，向着新加坡前進。英美在西太平洋的偉大力量「威爾斯親王」和「却敵」號

也相繼沉沒。國內的人在紛紛議論，他們認為整個的美國艦隊都躲到海底下了。這時好罵街的金大將却正在海軍部同他的同僚說：

「當他們（指美國國民）發生困難的時候，一定要把這些母狗仔子（指海軍鬥士）請出來了。」

這一個表示很可以抱金將軍在戰前海軍的殊榮和他統率戰時海軍的主要理由，作一個正確的說明。不論戰時平時，很少人能够知道在金將軍敏銳的紅褐色眼睛的後面還藏着一重熱情的人格。他自己很明白，許多海軍中人認為他是一個冷酷前進的人物，在他的判斷中有着野蠻的因素，而在他把它們表現出來的時候，又是非常無情；對於他的下屬毫不遷就，他向他們所提的要求也非常極端。總之，他是這樣一個人，處理家庭危機，和他在一座橋上或是海軍辦公桌上，一樣地堅持着冷酷的態度。

對於自己的聲望相當覺得自豪。像我們這樣地給他作傳，會要引起他的暴躁的。

一年的戰爭過去了。這一年可以說是海軍年。司令官，武器，海軍的許多戰前計劃和意見，經過一年的試驗而告失敗的，全都改換過了。還有金大將和他內心的堅強品性，既未軟化亦未變更。海軍對於他的能力的評斷，是可以抵得住火煉而不致發生變化的。

製造勝利的日子

金大將是屬於「沉默服役」的典型，他認為多言是一種罪惡，故在公共場所裏他很少說話。馬歇爾和吉爾貝特兩島的襲擊，大大地提高了美國的人心，接着新加坡和爪哇陷落了，巴丹也難於維持，這時金大將擔任艦隊司令和海軍作戰的大權，所以在一九四二年三月間他就說道：「我們勝利的日子正在製造中。」

珊瑚海大戰過去了，「勒克星敦」沉沒了，中途島之勝利又把約克敦犧牲，在六月間（一九四二）他在安那波里斯的海員訓練班上說道：「戰爭就是力量——最高度的力量——使着敵人屈服在我們意志下的力量——他們必須屈服，因為他們作戰的意志被摧毀了。戰爭是人對人，——機械化部隊作戰仍然是人對人。」

海軍和陸戰隊共同進攻所羅門，在初次接觸時，海軍不幸失敗了，當時金大將就在他的故鄉洛蘭和克利夫蘭說：「戰爭勢將長期化。再過一年我們的力量就可以達到最高峯；我們的兩洋海軍還未完成，其中小的船隻大概可以在感恩節，或者聖誕節前後服役。主要事實乃是我們沒有工具。有的批評家們，希望我們一齊能够在任何地方作各種事情。但是我們的工具不夠，當然很難辦到。」

「黃蜂」和第四艘的航空母艦沉沒了，但是海軍乘着進攻的銳氣佔領了所羅門的海面，而且穿過世界大西洋艦隊協助着北非攻勢之完成。這時金將軍打破以往沈默的慣例而發言了。他說話是值得記住的，因為：（一）這是他擔任司令以來的第一次接見；（二）在第一年的戰爭中這

算是對於海軍戰略，紀錄，政策等最完全最正式的一個檢討。

他打破沉默了

「在日本鬼子偷襲珍珠港的時候，我們實在沒有準備。你也可以說我們正在進入準備的過程。我們在太平洋的唯一建設就是珍珠港的艦隊組織。我們必須取得更多的根據，我們必須把軍隊送到澳大利亞的據點，而我們沒有擔任這事情的工具。馬歇爾將軍常常因為建立高射砲隊的要求而無所適從。這種情形現在還是如此，也許早就應該停止了。」

爲解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上的沒準備，金總司令大步走到他在華盛頓辦公室的大地圖前面，他指出一個相當近而確是安全的在戰區外的一個地方。這一個合於邏輯的地方，他說應該在戰爭開始後建設一個艦隊貯油站。「這是我一定要做的最要緊的事情的一件。」他說。

在十二月間金大將應召回到華盛頓之後（但他未曾公開就總司令之職之先），太平洋部隊就奉到基本的命令：「不惜任何犧牲保持夏威夷羣島區域和中途島之線，」並且要「掌握薩摩亞」。斐濟羣島通達南太平洋的交通線，而把它延長到新喀里多尼亞島。「金大將說：『那些命令仍然有效。夏威夷是通達我們太平洋據點的鎖鑰，我們必須掌握住它。去澳大利亞和西南太平洋的供應路線的重要性，僅僅小了一點點。』」

建立和保持這些路線乃是珍珠港以後太平洋艦隊的主要工作。吉爾貝特和馬歇爾的襲擊的本身是攻勢的，但其目標則爲防守：（一）它們威脅新的供應線，（二）或者更可以進一步把這些供應線予以切斷。只是在這些供應線繼續發生作用，海軍就要準備作一個有限度的進攻，而這種初步的攻勢，一部分目的就在保持海軍的南太平洋的交通。

海軍開始了攻勢

空襲杜拉吉的日軍根據和五月間（一九四二）珊瑚海海空軍之戰，實在就是進攻所羅門的前奏。但是中途島海軍的空前勝利（藉着一些陸軍的幫助）才是真正的轉捩點。金將軍說：「中途島的形勢漸漸對我們有利。我們漸漸佔了上風……在中途島戰事以後，我們自己對自己講：現在已經到了在西南太平洋進擊敵人的時候了。」

在六月，當時已經把所羅門作爲進攻的目標：「我們沒有本錢。」但是：「但是我們要規定一個開始的日子。那日子便是八月一號，而事實上他們是在八月七號開始的。」

「我們聽到關於日本鬼子在杜拉吉區活動的情報。他們還不會到了好久，我們就得到在瓜達康納爾建立機場的報告。這事提高了我們的興趣。如果我們再遲一個星期動手，日本鬼子會能够利用飛機場了。」

「那個戰役達成了兩個主要任務：（一）把我們自己的交通線更可使之鞏固，並且打走了日

本鬼子所有的一部。(二)惡毒而劇烈的反響較我們所預期的爲大，所以我們的進攻要照準敵人的心窩刺去。」

金總司令這一段敘述似乎證實了一般認爲海軍方面低估了所羅門戰役之價值和需要這個印象，而這一例證更可以說明了美國司令部對於日本思想戰略的觀察也不深刻。

戰力的消耗

關於北太平洋，金大將說過：「我們還沒有足以應付每一方面的物資，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到阿留申方面的發展。沒有人敢說日本鬼子要在那裏作些什末，但是他們已經花過很大的本錢。這是很沉重的消耗。在所羅門，日本鬼子的飛機成千成萬地擊落了，他們的船隻也十條二十條地沉沒，他們的傷亡當然也以千萬計了。」

對於這次海軍首次攻勢的估計，金將軍和其餘的海軍中人顯然都不願意特別着重於美日雙方損失的。其中一個理由或者因爲海軍軍官願意把海軍部應該做的事情自己擔任起來：把他們戰役的整個損失加到一起，再把這損失和海軍剩餘的實力作一比較，他們不把單個行動的結果過分重視。

金總司令大概不會忘記，在珊瑚海海上所羅門一串戰役中，海軍部曾經宣布損失了航空母艦三艘（中途島一艘不計在內），巡洋艦七艘，驅逐艦十三艘。若以美日現存實力相較，則除了航

空母艦而外，其餘都是美方佔着優勢。不過對於太平洋上海軍實力的淨純力量，是不能單靠最近戰爭數字的表示的。

組織聯合司令部

金氏又說道：「我有這樣一個哲學，如果你委派了一位陳司令，那末讓他知道你要做甚麼，以後就讓他自己去做好了。另外我還有兩個哲學，其一，利用你之所有，努力做你的事。其二，不要在發愁堤岸那邊的水。」

據金大將的意見，珊瑚海，中途島，以及所羅門等戰役，證明美國的確如許多人民所想像的需要一個真正的指揮統一。他又說道：太平洋上各戰役的廣泛指揮，不應該專由美國的海陸軍聯合參謀總長負責，而應由英美混合的參謀總長負責。

麥克阿瑟將軍已經從「混合參謀部取得了指揮權，」那機關給予他在西南太平洋一個陸海空的統帥權（包含澳洲的海軍和荷蘭剩餘海軍之一部。）就因為他接獲了混合參謀部的命令，他的轟炸機才能配合對於拉布爾和上所羅門的海軍攻勢。爲了所羅門的作戰，麥克阿瑟將軍還下令把澳大利亞的海軍移交到美國海軍。

「在那次行動以迄，所羅門一直在麥克阿瑟指揮之下，但是爲了真正沒有誤會，那劃界就垂直了一下。」（這一個劃界的結果，被侵的區域軍編入於海軍的指揮。麥克阿瑟保留着上所羅門

和拉布爾，那裏的陸軍和海軍大概須要取得諒解。」

地域的司令往往有完全自由決定權。舉例：尼米茲大將爲了防止日軍在任何地方進攻，他就決定把他的兵力集中於中途島之戰（「我們知道尼米茲作些什末。他做的很對，我們就讓他去做。」）

指揮上的問題

金大將對於美國指揮真正調協到什末程度有無懷疑，還不知道，不過他對於聯合國家的指揮情形以及他對於這一問題的意見，則毫無懷疑之處。他說：「我們時時聽到統一指揮的呼聲。那原是一個隨便選來的名詞，而現在也普遍地被一般不瞭解真正情形的大衆所使用了。真的，許多好的軍官是沒有資格擔任聯合指揮的任務的，但是我們確不斷聽到非專家的提議，讓某一個人來擔任軍事方面的一切指揮。」

「因爲許多旁的國家也和我們一起捲入戰爭的漩渦中，一個混合的參謀部擁有許多可以由總統首相決定而採取最後行動的計劃。如果一個更換最高軍事統帥的提議被實行了，那末總統擔任總司令的憲法地位問題，則應由大家發表意見了。」

金大將並不是想「混合參謀部」是把所有的聯合國家都包含在內。他認爲英美兩國控制混合參謀部，實是有軍事的意義。他說：「混合參謀部的作法，是當一個國家直接受牽涉的時候，要